

诗词名作掌故丛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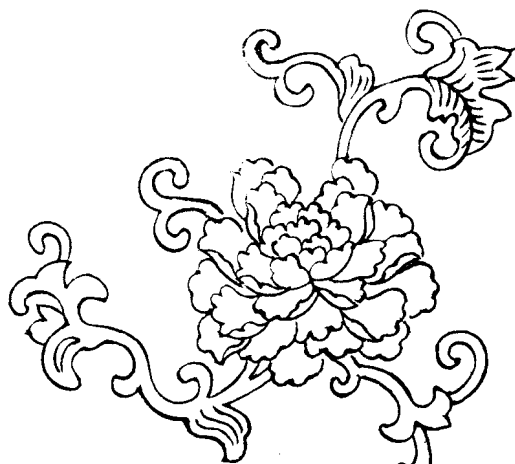
武原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诗词名作掌故丛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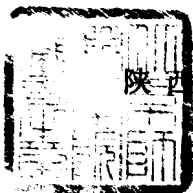
武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4016



陕西人民出版社

1004016

**诗词名作掌故丛话**

武原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43,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0

统一书号: 10094·524 定价: 0.92元

## 卷首语（代序）

247/16  
武原是六十年代我教的古典文学班上的 一位同学。他能诗，能文。所作诗文，自然清雅，好象不太费力气从胸中通过笔下自在流出。虽谈不到有什么特出惊人的章句，但能令人读后心生喜悦。这就算很不错了。他还能画。这，我一点不懂。

阔别二十年了，最近他同妻子一道来看我，携来《诗词名作掌故丛话》书稿两巨册，要我给他写一篇序。陕西人民出版社已决定采用此稿，即将付印。

我最近又生了一次病，本来已是衰病待尽之身，脑子全不任思考，根本无力细读他的两巨册。因他两巨册的内容全是和千百年来的诗人打交道，遂提出雅与俗的问题略写几句，书于其卷首。

我认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太雅了，不一定合适，更进一步，能从俗中见雅，尤妙。要立足于俗，而不是立足于雅；立足于下，而不是立足于上；立足于人民群众，而不是立

足于专家学者。

记得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代，曾偶尔听得当时的先生长者们有这样的谈论：“某某翁的文章真是无一字不雅，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但可惜不免多少雅得带点俗气，带点小家子气。”当时听了这话，当然不懂，全不摸门。现在多少有点懂了。长者先生们的议论不是批评“雅”，而是批评刻意求雅，惟恐不雅，因而雅得不太自然，走向了雅的反面。

清末词人况周仪，评论鉴赏两宋大家的词，有一句常用的术语：愈朴便愈厚，愈厚便愈雅。“朴”字不难懂，即真正的美人决不靠涂胭脂抹粉，决不靠打扮来显示她的美。真正的雅人也决不靠雕镂字句来显示他的雅。美和雅的基本条件是干净、健康，包括身心两方面。能符合此条件，则无分男女、老少，个个是美人，是雅人，那怕他们一字不识。据此，则显然所谓雅不是语言文字的技巧问题，是个境界的问题，是个文心的问题。

现举况周仪的一首小令《忆江南》以说明此意。

怜花瘦，移向绣帏中；掩却碧纱屏十二，晓来  
依旧有残红。不敢怨东风！

这首词不难懂罢，很雅罢，很美罢，很值得人仔细玩味罢！但最吃紧的是最后五个字。从这五个字里看见了词人的心是何等温柔。对花温柔，对摧残了花的东风也略无谴责之意。“不敢怨东风”这五个字何等含蓄深厚。

这首小令完全脱胎于李义山的两句诗：“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义山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对风波无限体谅，同时，对“冷露无声湿桂花”、“花气袭人知昼暖”，也不认为冷露和昼暖对花有什么私情和偏爱。桂花发出浓烈的香气，一年一次，但今年的桂树未必还是去年的桂树。桂花是这样顽强地要表现它自己。月露助了一把力，事则有之，其出于无心，和风波伤害了菱枝正相等。这是什么境界！必须达到此境界才不愧为大丈夫，能以天地万物之心为心，而超脱了小我。

武原同学自然懂得不能满足于年轻时期窗课习作的自然清雅的一些成绩。必须通过求朴、求厚，以求达于真雅。这样才能和我们民族几千年的第一流的诗人的心灵相契于无言。然后再反转身来立足于今天。古人往矣，当时他们立言是针对当时的现实而发。假使生于今日，肯定又是另一个说法。

今天，空前伟大的时代，千载一时，一刻千金，千金一刻，千万不可虚度了年华。亲爱的武原，汝已届不惑之年矣！

上文已强调：雅是个境界问题，不仅只是语言文字技巧问题。既是境界，则可浅可深，可以深入浅出，庄周得之则以为智矣，孔丘得之则以为仁矣，陶潜得之则饮酒矣，义山得之则以为诗矣，况周仪得之则以为词矣，百姓得之则日用而不知矣。千姿万态，何所不可。章学诚说得最好：“学于圣人，是为贤人，学于贤人，是为众人，学于众人，是为圣人。”故一定得立足于下，立足于俗，立足于群众，同时向专家学者学习，庶几可无大过。

我也才刚刚起步，但可惜蒲柳之姿，已无复余年矣。

少年不知努力，老大虽闭门伤悲，终无补矣。武原一定要以我为反面教员。

朱宝昌

1983年8月25日

书于头白匡山读书楼

## 目 录

卷首语（代序）……………朱宝昌

〔孟浩然〕 转喉触讳……………（1）

〔王之涣〕 旗亭画壁……………（9）

〔李 白〕 兴庆醉吟……………（14）

诗赠汪伦……………（19）

〔韩 翃〕 因诗升官……………（24）

〔崔 颢〕 才惊太白……………（33）

〔钱 起〕 诗得神助……………（41）

〔韦应物〕 诗感江神……………（51）

〔韩 愈〕 蓝关咏诗……………（61）

〔刘禹锡〕 诗讽权贵……………（69）

探骊得珠……………（74）

〔白居易〕 诗投顾况……………（78）

〔贾 岛〕 天衢苦吟……………（84）

〔李 贺〕 才惊名公……………（92）

〔杜 牧〕 诗载韵事……………（102）

〔李 煜〕 因词罹祸……………（112）

〔柳 永〕 词忤仁宗……………（117）

|       |           |       |
|-------|-----------|-------|
| 〔张 先〕 | 词喜朦胧····· | (123) |
| 〔晏 殊〕 | 偶得佳句····· | (129) |
| 〔宋 祁〕 | 词通蓬山····· | (135) |
| 〔梅尧臣〕 | 诗讥权臣····· | (142) |
| 〔苏 轼〕 | 因诗被囚····· | (148) |
|       | 词解妓困····· | (155) |
| 〔秦 观〕 | 受知苏轼····· | (162) |
| 〔周邦彦〕 | 词系荣辱····· | (171) |
| 〔李清照〕 | 才胜夫婿····· | (180) |
| 〔陆 游〕 | 沈园题词····· | (189) |
| 〔陈 亮〕 | 词酬稼轩····· | (199) |
| 〔辛弃疾〕 | 击节诵词····· | (206) |
| 后 记   | ·····     | (212) |

## 〔孟浩然〕

### 转 喉 触 讳

擅长丹青的唐代诗人王维，曾精心绘制过一幅诗人马上吟咏图。到北宋，因年深日久，绢素已经残破，色彩也有些变化，但画面内容依然历历可观。有幸一读此画的人是这样记述画中人物形象的：

（他）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  
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  
落，凛然如生。

这位画中骑马人就是王维的好友、中唐著名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是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县）人，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卒于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八年（740），他的后半生是在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死后，葬于襄阳县东南的风林山，当地士大夫追慕诗人，宝重其墓，为之加固，并树石碑。王维曾在郢州刺史亭内绘制诗人画像，表示深切的怀念之情。

开元、天宝年间，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同时虎踞于诗坛。孟浩然和王维都是田园诗派中的圣手，世称“王、孟”。他们徜徉田园，啸傲山水，赞美自然。大部分诗作表现出清

新淡远、雅秀隽永的艺术风格，和激扬高昂、慷慨悲壮的边塞相比，别是一种格调。孟浩然传世的诗有二百六十多首，其中描写自然风光的居多，不少名篇俊句，流传不朽，如《春晓》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气势雄伟，可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相媲美，同被视为历代诗人咏洞庭诗篇中的拔群之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雅淡清绝，“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情景如绘。这些诗句都极传人口。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之二中写道：“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十分简要地说明孟浩然诗歌的风格特点是自然清新。唐人王士源用“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孟浩然集序》）八个字概括了他的人貌诗境。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以富有浪漫色彩的生花妙笔，更为具体地描绘了他的形象：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一个活脱脱的隐逸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不图做官，不图富贵，甘心隐居于青山松林，醉酒迷花，悠然自得。对他的品德，李白充满了赞美和钦敬之情。

孟浩然四十岁以前，主要生活在家乡，曾作过较长时间的漫游，还一度到鹿门山隐居。但他的心情很矛盾，既迷恋

家乡的湖光山色，常有寄身山林之意，又向往仕途的功名利禄，不绝列名魏阙之心。他到底是不甘心平庸老死的，为了寻找政治上的出路，于开元十六年（728）冬天来到京城长安。在这里，他参加了进士考试，但未被录取，在求仕之途上首次受挫。不过，由于他与张九龄、王维等人频繁来往，却很快地赢得了诗坛盛名。《孟浩然集序》中有下面的一段记载：

（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对文人学士的钦佩、赞扬，孟浩然并未感到满足。他是为求仕而来的，还须得到权豪势要、名公贤达的赏识才行。于是，他把一首诗呈送给宰相张九龄。这就是有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坐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咏洞庭之作，实为求荐之篇。它观湖托兴，以舟楫、垂钓者比喻当权人士，以欲渡者、羡鱼人比喻自己，表达了因闲居而感到羞愧、想出仕而无人荐引的苦恼心情。显然，他是求助于张九龄的。

诗是送出去了，却未见结果，谁料更大的不幸接踵而来。因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他见到了玄宗皇帝，受命吟诗，不慎触怒了龙颜，被赶出京城，谋求官职的打算落了空，这对他的打击当然很重。这段流布人口的艺林佳话，在《摭言》中是这样记载的：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召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贵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恍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这里，孟浩然吟咏的是他的《岁暮归南山》诗，仅出口四句，便遭到玄宗责斥，这无异于当头挨了一棒，影响所及，仕途被阻，求官不得，如殷璠所说：“沦落明代，终为布衣。”（《河岳英灵集》卷中）

让我们读一遍这首使孟浩然困于穷厄的五言律诗吧：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诗中流露出孟浩然求官无望的愤激情绪。对当朝的权贵深表不满，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也不无埋怨，自然不会得到玄宗的宽恕，只得离开长安。临行前，他赋诗与王维作别：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难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留别王维》

叙客居之无聊，叹世态之炎凉。表示要回归家乡，寂寞度日。心灰意懒，情调低沉。王维也有诗赠他：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他劝慰好朋友隐居遁世，陶醉田园，在酒与书中寻找乐趣，不必把功名利禄看得那么重要。深情厚意洋溢在字里行间。

孟浩然离开长安后，又赴江淮吴越一带漫游，最后回到家乡，又做起了隐逸之士，忘情山水，恬然自适。表面上看，他好象再无意涉足仕途了，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誓不求官的坚决态度。请看《新唐书》中的一段记载：

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他的行为是傲慢的，语言是决断的。但此时，在思想深处，退隐和进取的斗争并未结束，再求功名之念还没有泯灭。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开元二十一年（733），他第二次来到京师，求取仕禄。结果和第一次相同。这时，他政治上寻求出路的希望才彻底破灭。回到家乡后，除在荆州长史张九龄的幕府里当过一段从事外，其余时间过的都是隐居生活。

论年岁，李白、杜甫都小于孟浩然。对这位著名的隐逸诗人，对这位田园诗派的主将，他们是尊敬的；对他那些优秀诗篇，他们是推崇的；对他的不幸际遇，他们是同情的。下面略举数例：

开元十六年（728）春天，孟浩然要离开武昌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李白送他到长江岸边的黄鹤楼。二人楼头话别后，好友登舟起程。李白伫立江边，望孤舟顺流东去，消失于水天相交的地方。他别情依依，脱口吟出一首诗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可以看出他和孟浩然之情的感情是十分真挚而深厚的。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在秦州（甘肃天水）写下《遣兴五首》，歌咏了他所敬仰的一些所谓高蹈人物。第

五首写的是孟浩然：

吾怜孟浩然，  
短褐即长夜。  
赋诗何必多，  
往往凌鲍谢。  
清江空旧鱼，  
春雨余甘蔗。  
每望东南云，  
令人几悲吒。

望襄阳而感叹，思物产而唏嘘，充满了对孟浩然怀才不遇、早年谢世的惋惜之情。鲍照是南北朝时期最富有才华的杰出诗人；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开派人物。“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意谓孟浩然的诗歌造诣很高，可以和鲍照、谢灵运这样的著名诗人相颉颃。杜甫对孟浩然诗作的推崇，由此可见。

对孟浩然转喉触讳这桩公案，历代诗评家发表了不少意见，是颇有雅趣的。这里，我们不妨举办一个不需烟茶、不备糖果的“座谈会”，邀请几位老先生参加，听听他们的发言。

宋代的魏泰说：“浩然布衣，阑入官禁，又犯行在所，而止于放归，明皇宽假之亦至矣，乌在以一‘弃’字而议罪！”

（《临汉隐居诗话》）他认为明皇对孟浩然的处置是够宽大的了。浩然随便进入宫中官署，冒犯天子，这都是有罪的，把他逐出长安，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诗中的一个“弃”字！

葛立方出于同情孟浩然之心，责怪王维当时为何不在玄宗面前替他讲情。这位老先生的发言是很有感情的：“使维诚有荐贤之心，当于此时力荐其美，以解明皇之愠，乃尔嘿嘿，……厥后虽宠凤林之墓，绘孟亭之像，何所补哉！”（《韵

语阳秋》)王维为什么不替孟浩然求情?葛立方的看法是:王维有嫉妒之心,担心浩然超越自己。

对于葛立方的这番话,清代的何文焕大不以为然。他气呼呼地说:孟浩然“诗句忤旨,乃其命也。葛常之(葛立方字)谓右丞不于此时力解明皇之愠,为忌其胜己,故不肯荐。请问‘不才明主弃’句如何解?”他站起身来,拍着桌子,语调严厉地继续说:“此等言论,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历代诗话考索》)

明代的唐诗研究中成绩卓著的胡震亨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孟襄阳伴直,从床底出见明皇,有诸乎?”他摇摇头,接着说下去,“果尔,不逮坦率宋五远矣。令人主一见意顿尽,何待诵诗始决也!”(《唐音癸签》)他对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提出了怀疑,看法颇引人注意。

清代著名的选诗家、诗评家沈德潜老人认为,孟浩然被明皇放还,只能怪命运不好。他说:“时不诵《临洞庭》而诵《归终南》,命实为之。浩然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唐诗别裁集》)给孟浩然的遭遇涂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

“座谈会”上,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是十分热闹的。他们的发言,使转喉触讳这个故事的本身更显得韵味深长。